

--	--	--	--	--	--	--	--	--	--

附錄

藝州君遺事

藝州君名宗重、小字虎松、長稱信濃、後稱安藝、祗劫君定宗之第二子也、初為天童賴重嗣、以其女為妻、名賴長、稱甲斐、及兄宗實卒、遂復本氏為嗣、豆理家譜卒年五十七、寬文初、伊達宗勝挾私當國、財賄日乏、遂欲倍賦稅以贍之、君慨然曰、某在宗戚之列、坐糜祿粟、今國窮如此、安得拱手莫救乎、冀舉采邑以給國用、幸不至加賦國民、以規錙銖、某糊口親戚、得免轉壑、亦可以報祖宗數世之恩矣、其言慷慨激烈、二叔

藝州君慷慨

藝州君氣度

專門操觚者有
婉色
藝州君詩

慰喻再四乃止在田但及其將之江戸也區處後事
 周詳靡遺足見其從容不迫氣度之宏遠而若其大
 綱至節則本文備焉緒餘涉吟咏亦清秀高古雖專
 門操觚者且有婉色而餘稿散逸寥寥罕存僅得其
 一二首以錄存之其春日禪房云細筇輕屐弄春晴
 閑步偶尋舊化城百八念珠煩惱盡三千世界道心
 清飛花滿徑無人迹落日深林有鳥聲歸路不須借
 燈燭東山已上月光明春江夜興云一堤垂柳綠兩
 岸落花紅不及茲時樂何能語世豐舟行春月下人
 語水烟中瓢酒傾猶好箇情誰得同亦足以窺其下

斑也參錄所見聞

里見重勝傳

里見重勝稱十左衛門父曰元勝其先出於安房國
 主里見氏初里見某出房仕羽之寂上氏相襲數世
 慶長庚子上杉景勝舉兵未攻取上元勝防戰有功
 重勝墓而其父為族越後所殺元勝復讎去寓仙臺
 墓碑銘東太平記○東生重勝於宮城郡又報其岳
 父之讐一旦聲譽藉藉紀侯賴宣厚聘招之為司旗
 隊將重勝襲之有故與人生事至相殺乃去紀侯不
 窮其所往且屢存問之墓碑義山公素欽其名收而

元勝復讎

紀侯聘元勝

義山公孫重勝

祿之爲近侍性果毅明決又好學頗蒙公寵加賜秩祿至六百石寬文之初嗣侯尚幼不能躬知政事伊達宗勝由村宗良相與輔之群姦黨附務規私利重勝嫉坂元八郎左衛門之最害于時適因事有異言遂與書期日與之鬪死八郎意沮託以公事緩其期宗勝遣大條監物片倉小十郎茂庭周防調停之重勝不得已從其言是時國用日乏宗勝欲倍賦稅下衆議可否重勝曰苟爲公室者誰肯憂賦稅之倍但見近日之事無有大勲勞于國而加賜采邑或無故借官金以自給或以工匠優人之微而獲重俸或務

重勝嫉坂元八郎左衛門

重勝論倍稅可否

重勝謹責與山大學

新墾廢良田或閉糶於他州而強買納於官凡如此者安得財用之不窮乎今執國政者不此之議而徒務倍賦稅非計也反復言之既而重勝見與山大學矜傲日甚臚列其狂悖狀面陳責之無幾大學奪職而宗勝之專擅害國莫之敢沮者重勝獨欲以死爭之兵甲記及其將就一關而過仙臺請面謁以有所言宗勝辭曰我攝國務非公事不可見人然既曰爲公室計置不問亦非吾意也宜未書以陳之重勝曰書不盡意願得官僚參密議者與之備言以達於公宗勝曰原田甲斐將之江戸泣言之甲斐我與田村氏

重勝請謁宗勝

國家存亡在今日

共聽於江戸矣。重勝曰：其事未必關係于田村公，不待其同聽也。乃書十餘條贈之，且曰：某平日之忠志，公之亾熟悉，今以病致仕，而見國家存亡在今日，舍此將無可言也。公察之，宗勝見其書，一二辨解以答曰：其他皆與田村氏同議，非吾所敢獨專也。重勝又曰：某固云非面不悉，今也事情之不通，果如此，公何不使甲斐侍坐共聽，乃免私謁之名。宗勝曰：然則何限甲斐，宜併柴田外記同聽焉。重勝從之，往見將有日，而宗勝遽發府，遂不得相見。重勝乃與書甲斐，以陳前條之事由，且請得召往江戸，面謁細陳，雖死不

重勝性宗勝意

虎岩吉兵衛激重勝

悔於是。大忤宗勝意，將陷重刑。宗良救之，僅免。兵甲記境 論集懲 會監察使至府，虎岩吉兵衛激重勝曰：子之抱忠志而不上書於監察使，何也？重勝曰：吾思之亦久矣，然接伴者嚴禁他人入館，豈惜死哉？死而無成，吾所取也。吾將待時矣，而無幾，重勝以病死。子曰：勸五郎宗勝以父罪，奪勸五之祿。初，重勝將與宗勝論

事先以事情未告我，藝州君後君上疏幕府，大論姦臣罪狀。第十條曰：重勝誠忠之士，宗勝絕其後，其罪之最也。事既定，肯山公召勸五，祿之而舉國皆知重勝為諸忠臣之首唱矣。兵甲記 懲錄

諸忠臣首唱

伊東廣孝傳

不義之祿

伊東七十郎名廣孝肥前重信之孫也性驍傑好武又頗通文學安藝譜寬文初族采女因國老命欲割采邑與廣孝廣孝以為事不出幼主之意是不義之祿也不肯受遂為處士肯山公記錄而常以國事為憂

草莽之臣

適見宵壬撓政人心洶洶乃慨然曰吾居斯土食斯穀雖未嘗沾被藩俸亦草莽之臣也安得疾視姦黨之所為而默默無一語耶因與采女相議廣孝素與板倉内膳正臣池田新兵衛為文字交已久矣遂見

文字之交

新兵衛陳其志致之内膳正内膳正時為幕府執政

廣孝詰問原田柴田

宗勝聞之大懼欲因事陷刑會監察使至仙臺有諸士相見之儀宗勝授意渡邊金兵衛故卻采女於諸有司之後以怒之采女果怒遣廣孝及氏家傳治詰問原田甲斐柴田外記兵甲記時廣孝在江戶聞變走歸凡八日程閱一晝夜而至諸家深秘錄於是廣孝論辨再四外記詰塞謝其鹵莽之罪甲斐乃不服曖昧答之廣孝遂條書國事將上諸幕府以仰其裁決不納則以死請之事稍泄宗勝欲及其未發而處諸重刑命茂庭主水召致之廣孝同采女在其采邑桃生郡小野聽命至府頗疑其有異遣僕往視僕返報曰邏

死一耳

二士被捕

一舉塵衆礪刃
反有害

卒萃於茂庭氏各持捕具如將待公至擒之者廣孝
 曰我無辜而罹彼毒手以致死死一耳襲兵部采邑
 一關手格殺兇人自逞而死足矣兵甲記采女止之
 不從舊臣傳記走歸屬衆相告將定部署而發衆皆諫曰
 此舉身死而家喪矣不若從命就府而存家也假令
 從命豈必遽至於死哉顧望間衆皆簇擁縛二士告
 於府步隊長青木彌總右衛門押之去彌總抽廣孝
 刀見其不礪刃邦俗將用刃必先礪而利之嘲
 曰子欲大鬪於一關而不自理刀劍何也廣孝笑曰
 斫一二人礪刃可也一舉塵衆則礪刃反有害非子

行一不義得天
下仁人不為

廣孝絕命辭

抱報國之忠
死於無辜

輩之所知也既至府下獄廣孝謂獄卒曰行一不義
 得天下仁人不為吾豈脫獄圖生乎子等勿慮也後
 斷食不下咽三十日作絕命辭曰心之本體寂然不
 動是學之德也我今有死而已志士可殺而不可辱
 也內省不疚吾將何憂焉絕食三十日書伊東七十
 郎廣孝與之獄卒後四日將刑於誓願寺河上吏曰
 彼絕食必憊不堪步定輿載之廣孝曰吾抱報國之
 忠而死於無辜不出三年必為厲鬼報之蓋見吾精
 神所致絕食三十日且強健如此乎力踏獄室椽下
 板旬然成聲不肯就輿行至河上坐削手心怯斬首

及半而未殊廣孝從容顧曰勿遽也延頸就斬本書云創

手萬右衛門罵辱之廣孝怒曰奴辱我必有報回

家其女遠在醫痔無效作大施餓鬼會以謝之乃止

懲怒錄又載一說云廣孝存妹御為遭斬者狀而實

不死剝髮逃於高野山其煙女亦說皆事涉怪誕今

取廣孝父母年八十餘亦見斬兄善右衛門自屠善

右三子處流采女託伊達式部拘置兵甲初廣孝從

內藤閑齋學閑齋躁急暴怒廣孝諫止之不能改也

一日采女會客閑齋亦至廣孝罵之稍人中閑齋色

然手劔而起廣孝垂涕說曰先生殺我我亦不束手

就死必相擊而死矣是先生一朝之忿忘其身而徒

死亡益於國家何與平日所講相反也閑齋大媿謝

廣孝學內藤閑齋

廣孝矯閑齋躁暴

而止其為人之概亦可見矣舊臣傳記廣孝既死後三年宗勝果敗如其言藩議赦善右子祿之家藏記

柴田朝意傳

柴田朝意稱外記但馬守宗朝子也食邑登米郡米

谷兵甲寬文中同富塚重信任國老各賜祿三千石

本書云此舉重信辭祿曰國老固我家之任也謹受

命矣若加祿則將待侯長之日也強之不從無幾

職而退朝意獨受祿不辭遂至死併而論之朝意似

不若重信之清廡且有先見之明然朝意立亂朝而

為重信易為朝意難優劣於是乎可判也重信辭

仕原田甲斐古內志摩任國老舊臣傳記甲斐與伊達宗

勝相結納專挾私以黜陟人朝意往往有異議因謂

朝意任國老內藏重信

朝意異議

甲斐獨拒

朝意無我

侯書古歌賜朝意

同執國命而事不出一途即不存志於國家者也自
 今而後為同僚者宜誓戮力協議以禦外侮志摩從
 之而甲斐不聽事遂止豆理家譜我藝州君與伊達式部
 有郡境之獄致書三老請鞫有司不公之狀朝意志
 摩皆是其言甲斐獨拒而斥之君遂許諸執政屋代
 木幡諸士亦欲致書於監察使以助之恐其不達乃
 偽造朝意副書以得達焉朝意聞之知其出於忠士
 所為置不問聞者嘆稱其無我不可及也安藝譜君兵甲記
 書既上執政併召朝意朝意至江戶邸侯親書古歌
 一首以賜焉歌云梅乃花香布春邊波暗部山閣仁

朝意擊甲斐

蜂屋可廣刺甲斐

越禮止著久曾有計留既而朝意甲斐皆有斥言于
 執政甲斐言與朝意乘盃不合執政善朝意言且曰
 毋為侯家憂也朝意歸邸告於侯及邸中諸士以鎮
 人心青山公記錄執政尋召志摩志摩言亦與朝意相符
 於是甲斐之罪愈定兵甲記甲斐乘隙刃君將進及執
 政之座朝意從後呼曰逆豎為主家生事尚將何為
 乎進擊之甲斐衷鑱子鎧不能深入乃回顧擊傷朝
 意額朝意刀短不及遠甲斐揮木刀二尺餘與相鬪
 朝意頗危蜂屋可廣走就刺甲斐酒井氏邸中騷然
 相提而未擊朝意將斃島田氏及志摩繼至始得免

諸執政出視慰問之朝意頓首曰寡君尚幼所祈於

諸公是已肯山公記錄岩淵某看護在朝意側曰得

為國致命將復何言

無一言貽後乎朝意曰為國致命將復何言但恐汚

蟻大老之邸宅願速辭去因呼輿入座朝意叱曰輿

入座何不敬之甚也然不能起遂就輿出門即死諸

執政皆嘆惜焉遂命子中務襲職為國老家藏初朝

意將就召也中務請從往曰此舉異於平日冀侍左

朝意不許中務後

右以備變故朝意不許曰是豈汝之所與知哉苟有

變則吾既老矣死不足惜也不敢為祖先辱汝勿為

朝意遺書

念忠不忠記別有一書細陳輔幼主養君德之事大

意以為人主尚幼宜擇近侍以輔導於嬉戲笑語之

間十五以上宜責以務孝弟慎朝聘鄰好攬士民心

凡數十條議者以為其言雖卑近而格論至理實有

得於古聖賢之遺意焉家藏

蜂屋可廣傳

蜂屋六左衛門名可廣為行人在江戶邸性廉直無

絲毫媵媵狀當伊達宗勝弄威柄不肯與之屈下頗

可廣常為藝州君導

為其必忌及我藝州君應召入都可廣常為導赴執

政第會原田甲斐刃殺君柴田外記亦傷可廣從後

刺之酒井氏諸士叢兵未逼島田氏出曰勿敢傷也

六左衛門非生事者

醫縫可廣創

不借他人手

六左衛門非生事者也皆退去外記欲盥手可廣將起而汲水肩乃脫酒井氏臣山下源五右衛門扶之坐醫未縫合其創急召子半彌至可廣瞑目坐就耳曰半彌也不知何以至此可廣顧曰甲斐狂發余與柴田氏擊斃之不借他人手余二人之受創本郎諸士所為而彼固不知事情所以至此者宜也柴田氏老矣深創不知其何如閉目不復作語源五謂半彌曰乃父之創必不能保生子年少不宜無遺訓將命屏他人子且書遺訓持紙筆與之半彌辭曰父性嚴必不喜作此狀源五曰何不稱僕所為因如其言

斃狂豎吾事了矣

唯柴田氏死可惜

可廣不脫上下服

可廣厲聲曰豚犬年已幾吾有長大之子何憂私事今狂豎生變所憂者國家耳然既斃狂豎吾事了矣無復待言也源五聞之曰吾過矣乃父之性宜其然也醫至視脈曰可也可廣掉頭曰吾自知死于此矣顧柴田氏何如耳醫曰亦無憂也可廣又曰吾知其深創意者既死吾輩千古死不足惜唯柴田氏死可惜已輿至就赴宇和島侯邸將昇上舍可廣叱之出輿扶肩而上未脫上下服見之若不安者半彌就脫之可廣笑曰果知其不安者猶可也今不自知服之為何如也且吾上下服而死足矣竟不脫翌日召季